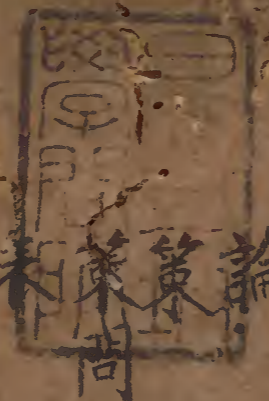


後山集

十六

論策類問 啓 奈文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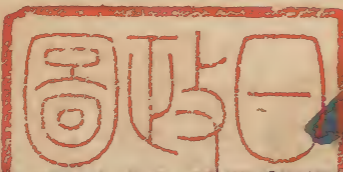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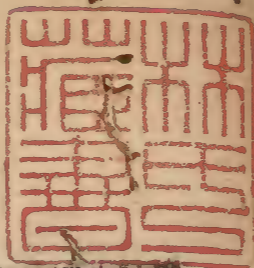
			三四七	漢書門
		九	三	
七	三	六	三	
冊	架	函	號	類

庫文閣内			
三一五		三四七	漢
函		三	書
二〇	七	七三	
架	冊	號	類

内閣文庫			
番號	漢	3473	
冊數	7 (5)		
函號	315	94	



糊などで貼り付けられている部分がめくれない箇所あり



後山先生集卷第十六

論

正統論

統者一也。天下而君之王事也。君子之所貴也。吾
 於詩春秋孟子見之也。周南自風而雅王者之事
 也。召南自家而國諸侯之事也。公羊子曰。王正月
 者。大一統也。孟子曰。伊尹孔子得百里之地。皆能
 朝諸侯而有天下也。夫正者以有貳也。非謂得之
 有正與否也。天下有貳。君子擇而與之。所以致一
 也。不一則無君。無君則人道盡矣。吾於中說見之
 也。王子曰。中國有一聖人明之。中國有並聖人除

淺堂六庫



中說七座史無
之詞也

新

之。夫列國並立而不相尚。君子必致于一者。不欲
天下一日而無君也。吾於春秋見之也。詩降於風
書絕於文侯之命。則天下無王矣。春秋所以作也。
天下無王。而正月必書王者。所以君之也。由周上
天下為一。學者所論者五焉。有其位而不一者。東
周是也。有天下而無位者。齊晉是也。有統而為閏
者。秦韓是也。無其統而為偽者。魏梁是也。上無所
始。下無所終。南北是也。正之說有三。而其用一。三
者。天地人也。天者命一作令也。天與賢則賢。天與子
則子。非人所能為也。故君子敬焉。地者中國也。天
地之所合也。先王之所治也。禮樂刑政之所出也。

故君子慕焉。人者德功也。德者化也。功者事也。故
君子尚焉。一者義也。可進則進。可黜則黜。而統有
歸矣。吾於詩與春秋見之也。西伯諸侯也。君子與
其王平桓周之餘。而君子奪其王也。隱公攝位而
先君之元子。君子與其君也。桓公世子也。王與諸
侯大夫。國入君之。而王法所討。君子黜之。文王西
夷之人。秦與吳楚戎蠻也。君子進而中國之也。杞
夏裔也。君子斥而夷狄之也。曰周之東夷於諸侯
其所有號。而故詩降而書絕之。君子蓋有待也。夫
詩降而絕。則天下無周矣。王者可以作也。而卒無
以代之。徒以先王之世。天下須君而復與之。豈君

子所欲哉。桓文一中國，却外夷，出民水火之中，有功矣。天命不改，管仲不得而革也。夫周存之者，天也。文武之澤也。黜之者，人也。天下之法也。此周與齊晉之辨也。秦之昭襄始亡周，而臣諸侯。及始皇又合六國而為一，而學者不以接統，豈不已甚矣哉。以秦之暴疾之可也，而不謂天下為秦可乎。奪其統，其誰與哉。新莽漢之盜也，而漢討之。是猶夏之窮羿，衛之州吁，而齊之無知也。而學者疑其年。吾於春秋見之也。魯昭公之失國，寓於諸侯，而季氏服君之服，行君之事也。七年，君子以其前繫之昭，其後繫之定，則以元始屬之。建武其可矣。此秦

新之辨也。三國之一，吾於續書見之也。漢中邦之舊也。劉葛之所造也。君子之所向也。而地則四隅也。德遠而功邇，君子不得而私焉。吳魏皆有志於天下，又皆功于民，而魏則中國也。於是與之，其得已乎。此曹魏之辨也。自晉而下，則為陳。陳亡於隋，則有中國。自隋而上，則為魏。魏而上，為燕趙。趙繼晉者也。晉之亡，猶秦也。非人亡之也。舉天下而棄之，智者得之，而謂之逆乎。其事則漢唐，其名則霸其義，則雖非桓文，亦非晉之罪人也。則有始，石氏羯也。慕容氏鮮卑也。然居中國之位，有中國之民，而行中國之政矣。是猶書之秦，春秋之吳楚也。燕

趙不為夷。謂魏為狄乎。南北之變。吾於元經見之也。晉之東。猶漢也。屬而繼宗。古之制也。其所貴者。以中土之無代也。君子因其舊而與之。猶周也。皇始授魏。進之也。天也。而帝晉者。人也。魏可貴而未貴。晉可賤而未賤。故君子持之也。持之者。待其定也。晉宋有其志。又有其功。而魏未有以勝之。武丈沒而孝文興。於是南北定矣。故宋亡而帝魏也。孝建之後。可以奪矣。而君子不忍者。武丈之澤也。故因其亡而取之。或曰。魏假之華。齊梁陳斥之蠻。無乃悖乎。曰。夷而變。雖未純乎夏。君子進之也。夏而變。雖未純乎夷。君子斥之也。矧其純乎。孔子曰。一

昭十三年
日克己。復禮。天下歸仁。而不考其素善其變也。又況終身由之者乎。色斯舉矣。而不察其著惡其變也。又況言拂行乎。此南北之辨也。學者擬梁而於新唐。非其族也。具其取之奪也。非討也。吾於春秋見之也。楚北盜也。而棄疾殺之。君子書之曰。公子棄疾殺公子北。以情不以迹也。梁之有猶魏也。此朱梁之辨也。吾於正統。基之經以定其論。資之公以濟其義。折衆說之在。而歸諸正。庶乎其可也。

取守論

世之說曰。文武異道。取守異宜。武夫策義。可以進取。儒者用仁。可與守成。秦以用武而亡。宋襄公以

用儒而敗。故漢取以詐力以仁義。文武迭用。而各得其宜也。是不然。猶之於人也。有喜則有怒。可笑則可哭。未有喜而不怒。笑而不哭者也。喜怒同出于人。武文同出於道。譬之人焉。自本觀之。手足耳目皆身也。言動視聽皆用也。自末觀之。手足異號耳目異使。而世以為異者。有見於前也。古之取天下者。以身其守之者。亦以身。故君子脩身而天下平。脩身非以致天下。而天下歸之。林非慕鳥也。淵非召魚也。而魚鳥從之者。從其所也。古之入行者。者文主是也。而於詩見之。周南所以取也。小雅所以守也。而孔子著之以為法也。後之取天下者。以

兵。兵者爭而已矣。以詐勝詐。以力勝力。致其爭也。至其盡敵。則無所與爭。而君臣相屠矣。故其語曰。兔死犬烹。鳥盡弓藏。蓋其所取者。乃所以殺其身也。譬之於盜。足以致財。而不足以為生。秦漢是也。湯武之兵。非取天下也。取有罪也。古之守者。以天下計。故堯禪舜。舜禪禹。湯放桀。武王伐紂。周公居洛。曰有德易以興。無德易以亡。豈為子孫計哉。其取之以天下。其守之以天下。故五伯迭興。不得而私也。後之守者。以子孫計。其得之以爭。其守之也。畏人之有爭心也。故秦墮名城。銷鋒鏑。殺豪傑。愚黔首。以止爭也。漢高祖曰。安得壯士守四方。以禦

爭也。此其所異也。私故也。故世以為異者。有見於後也。儒者難與慮始。可與守成。叔孫通之言也。通之佐漢而進羣盜壯士。其學既不足於取。而天下既定。因時便事。使為朝會祭祀弁服之制。以為仁義守天下之具。孟子曰。禮節文仁義者也。禮以為節。儀以為文。夫朝會祭祀弁服之制。是儀也。禮之文也。豈仁義之實哉。則道之學文不足於守也。然而漢之所以持世而道後者。其蕭何之法乎。通何與焉。古之於仁義。有四焉。由之者道也。無為而無不為。舜禹是也。為之者善也。好仁而惡不仁。湯武是也。假之者為人者也。不善其身而善其政。五伯

傷二十九年九月傳
是也。脩之者為道者也。故曰。由心三月不違仁。其餘日月至焉而已矣。七十子是也。漢之於仁義。非善其身也。善其政而已。非明於己也。有見於古而已。其不迫於五伯者。所謂政者。未盡善而所謂義者。未盡明也。其假之而不至乎宋襄公有亡國殘民喪身之道。而以不鼓不成列。不禽二毛為仁。是不知務也。譬之於盜。寡取以為廉。忘其財之盜也。子魚曰。愛其重傷。則如勿傷。愛其二毛。則如服焉。此仁人之言也。襄公何知焉。

商君論

士之為善。終其身則善不勝言也。其為惡也亦然。

故君子論其大焉。先王之法義而議，不孫鞅之行治莫非罪也。而論其大者有四焉。鞅之術屠也。政其具也。故政不行則屠秦之民。政行則屠諸侯之民。去殺則無行焉。夫愛人者人愛之。惡人者人惡之。則屠之者人豈忘之也。而又導之以殺。驅之以戰。則民知殺而已。懷殺人之心。操殺人之具。以事其上。其不亡者。昔未有也。故其利足以兼諸侯。而其禍亦以亡秦。此所謂白晝而攫金者也。金則得矣。而身隨之。愚者不為也。鞅之亡秦其罪一也。政以保民也。而殺以行政。化以革姦也。而姦以成俗。用秦之民如牛羊。然市無完人。道有流血。鞅之賊

民其罪二也。君不患不善而患無其志。志者適道之源也。孝公雖未善抑有志矣。因其志而導之。猶順流而下也。而鞅損而小之。蔽其良心。逢以桀惡。百世之後名為暴君。談者不置也。鞅之賊君其罪三也。鞅誠用趙良之言。捐國去位。興賢以易政。作德以變俗。豈徒安秦所以安其身也。徇己怙終。卒車裂之。鞅之亡身其罪四也。夫以罪者人有其一。王者之法不待教而誅。而鞅具之耶。是故秦伯者之罪人。而鞅秦之罪人也。始鞅之說孝公以王道而不用也。說者謂鞅舍己從人。苟合者也是不然。夫懷璧以適市。其價百萬。而償以萬。則賈者不售。

也。若石則售之矣。鞅之所懷石也。而市之玉耳。故其價易當也。王者之法政以成天下之務者。所以治也。故曰。如有用我者。期月而已。三年有成。王道之始也。成天下之俗者。所以安也。故曰。有王者必世而後仁。王道之終也。而鞅以謂王者之郊不及其身。數十百年而後見其不知也。明矣。夫王帝皇者。古今之異號耳。而鞅以謂有帝道焉。有王道焉。其陋甚矣。而始說之以王道者。豈小人之欲所用乎。上以探主之意。又以堅其意。下以引就其說。又以拒人之說也。則聽之者可不察乎。夫孝公之用鞅也。以國聽命。以身受教。威福並主。而不忌朝。

無公臣而不疑。刑及骨肉而不怒。毀著通國而不奪。故鞅得終其術。謂可善用矣。用鞅之道。而用賢其王可立而待也。當是之時。子車在鄒。子休在楚。不為無賢也。遠者所不知。而趙良之近。而又不知。可不惜哉。是故有國者不患不能用人。而患乎不知人也。

霍光論

有其才而無其節者。司馬懿是也。有其節而無其才者。荀息是也。有是二者。成功而去。伊周是也。有是二者。守而不固。霍光是也。光承武帝孤幼之託。天下之寄。黜昏顯明。全而歸之。承征伐之後。公私

善莊子也

兩弊而十數年間內豐外服光之功有三焉然以私愛冒大義鄰於奪矣其幸宣帝智而不爭使之爭則未可知也昭長而宣立既不能去又不歸政光之失亦三焉史氏謂不學無術闇於大理而或以謂人倫逆順雖不學而知之日碑老胡而著忠孝何待於學嗚呼學則明否則蔽理之常也不學而能者道也畏之者學也學而後知畏也畏聖人之言也光之不勝私以其不知畏也光善人也使其學而知畏其肯出此乎豈特如此其肯以婢為妻乎則除惡於未然光之三失其皆出於此乎或者又謂節而不才然保人之幼全人之國天下危

而復安此皆才之大者至其結婚金與上官以宰相子守關與武庫親同列而慮患有急而收符璽又皆有以過人特其才有能否雖然中人而下亦不能具也或又謂日碑不肯納女後宮而光以為后日碑殺弄兒而光陰妻為不知光之守節誠有不如至其功亦非日碑所及也始光推日碑而謂匈奴輕漢此其智有過人者惜乎不之盡也

後山先生集卷第十七

後山先生集卷第十七

策

擬御試武舉策

問湯武之兵無敵於天下然而或曰出其不意或曰天命未也晉文公伯者爾然欲用其民則曰教之義示之禮與信夫出其不意詭道也諸侯不期而會者八百矣然而猶曰天命未也其故何哉能用其民以禮義信然而不曰王者之事何也昔之誓師者或曰孛戮或曰有常刑或曰有大刑或曰有無餘刑非殺其不同何也司馬遷讀司馬兵法曰雖三代未能究其義如其文也今其書尚在其

義難盡其文難遵者何與墨子之誦公輸九攻而九拒之諸葛之服孟獲七擒而七縱之其智安出哉諸羗犯漢辛武賢取紀則謂當大擊之趙充國張奐則謂兵可罷以罷之為是而紀明之戰克以擊之為便而充國之算勝或謀同而功異或論殊而效同何以然也子太夫習於論兵造庭待問其以所學具著于篇

惟陛下下學以明王度德以善方俗材以成世務不自賢聖詢于寡昧延見田里之士究觀文武之宜臣愚無以奉明問廣聖志顧嘗聞之數宅善牧川居善漁偏昧者聽微右廢者便左臣誠不佞顧

無游居之習使左之能以成陛下好問之志而幸萬一之得哉謹冒死對臣聞孔子曰俎豆之事則嘗聞之矣軍旅之事未之學也夫兵非聖人之學其所學者無事於兵雖然兵者政之出也能盡俎豆之事則軍旅得矣聖人雖不學蓋能之矣刑者政之餘兵者刑之末非聖人所優為也故武未盡善不若舜禹之脩文也古之為國者兵設而不試戰習而不用應而不倡服而不侮臨敵而人不戰得國而市不亂此王政也若夫廉李之戰鬥事也孫臏之書盜術也不足陳於王者之前當以臣之所聞敬奉明詔其有不稱乃臣寡陋之罪非聖人

之道有所不宜也。臣聞古之言無敵者非謂戰勝守固天下不能敵也。謂其願為之臣而莫與敵焉。昔商湯東征則西怨，南征則北怨，可謂不敵矣。若夏桀則其衆曰：時日曷喪，余及汝皆亡。非商亡夏，夏自亡也。夫不攻敵自亡，以天下當一夫，安用詐三王之伐行天討也。是故謀于蓍龜，詢于臣民，以定其論法，以正名刑，以正罪，以成其詞，詔于鬼神，諭于公侯，誥之于國，誓之于軍，以致其衆，教之以文，懼之以武，聲之以鐘鼓，與天下共之。惟公與義詐何施焉。故以湯為出不意，以伐桀者，蓋不知義也。臣聞命者天之道，視人則知矣。天從人者也。周

末之時，三分天下而有二，天之去商舊矣。不待盟津而知之，臣以為文武後之，非命後也。君子之道同而各有行也。如權之稱物，惟其所輕重，文王屈義而伸仁，以同于天，武王屈仁而伸義，以順其命。孔子以為文王至德也，夫優為之與不可已而為之者，異矣。此文王之為文，武王之為武也。盟津之會，臣無傳焉。其漢儒之說乎。故以武王為還師，以待時者，蓋不知命也。臣聞君子內德而外行，有其德而無其行者，有矣。有其行而無其德者，有矣。故君子貴其全也。易曰：君子以成德為行，君子之行出於德也。德則有化，禮義信者，德之行也。是故王

以安行伯以利動利之者偽也君子耻之夫德形
于身而加於民謂之化教其可禁其不可謂之政
無化則不革無政則不行本末相用王者之事也
晉文公則不然大蒐以示禮伐原以示信勤王以
示義夫上無化下無教造事舉善以聳觀聽此豈
有意於成俗文之以為名爾然能用其民者蓋有
政焉王者尚政行之以刑有行而無其德有政而
無其化此晉之所以不王也臣讀征誓之書知後
世之刑重也虞之誓曰其克有勲刑蓋未用也夏
商之誓曰孥戮汝周之誓曰有顯戮尚刑也夏商
之奴周之皂隸也魯之誓曰有常刑有大刑有無

餘刑非殺越逐誘盜則服常刑者劓刑也材不足
用則服無餘刑或孥或戮猶未至於殺也無餘者
盡之之詞也刑盡而非殺猶今之言罪止於流者
也餉不足食則服大刑刑至於殺則極矣傳者以
謂無餘之刑戮及妻子臣不知其說也夫罰弗及
嗣皋陶之善問也罪人不族武王之伐紂也父子
兄弟罪不相及周公之命康叔也而伯禽為之乎
先王之刑有至於殺而無相及者以非其罪也故
刑至于殺不以為暴而遷刑則暴也雖然誓師而
至于殺不亦甚乎夫三代異尚惟其時也同有三
典施于五刑惟其宜也軍事尚威其用重典乎天

下有道征伐出於天子魯之軍刑蓋周制也臣則知其仁焉先之以誓期于不悖示之以刑期于不犯未足為仁師克則鮮死為負則多矣伸之以威以道死也其仁至矣仁以濟義義以行信此所以為賢也臣聞齊威王使其大夫追論古者司馬兵法附以先齊大司馬田穰苴之說號曰司馬穰苴兵法夫所謂古者司馬兵法周之政典也所謂司馬穰苴兵法太史遷之所論今博士弟子之所為說者也昔周公作政典司馬守之以佐天子平邦國而正百官均萬民故征伐出于天子及上廢其典下失其職而周衰矣故征伐出于諸侯使典之

用捨興壞繫焉遷徒見七國楚漢之戰以詐勝而身固未嘗行道也遂以仁義為虛名而疑三代以文具可謂不學矣史稱遷博極羣書而其論如此所謂雖多奚為者矣臣謹按傳記所載司馬法之文今書皆無之則亦非齊之全書也然其書曰禮與法表裏文與武左右又曰殺人以安人殺之可也攻其國愛其民攻之可也以戰去戰雖戰可也又曰冬夏不興師所以兼愛民也此先王之政何所難乎至其說曰繫其疑加其卒致其屈襲其規此穰苴之所知秦漢之所行遷之所見而謂先王為之乎臣惟墨子之拒公輸匠之事也武侯之屈

孟獲將之事也。此百官羣吏之能，非王法也。昔墨
子為守，屈其一世而不以守名，自惟其術有大者
焉。墨子之所不為，臣愚敢為陛下道哉。崇墉浚川，
完廩衆民，可以守矣。然而不守者，民散故也。故曰：
地利不如人和也。封溝委積，所以保民也。民固矣，
而後城郭可得而守也。禾粟可得而食也。墨子之
術而得用也，不然寇將侵之，巧何施焉。夫武侯之
縱敵務勝，其心以持久，專意東方而無後憂，可謂
善畫矣。雖然，智以服人，可以終侯之世，不可繼也。
此伯者之術也。君子制法中材守之，所謂百世之
道也。書曰：柔遠能邇，惇德允元，而難任人蠻夷率

服。又曰：無怠無荒，四夷來王。夫行法於身而效于
四海之外，臣謂王者之功易也。臣聞先漢西羌之
叛，辛武賢則欲攻，趙充國則以守。臣愚以充國之
計是也。後漢東羌之叛，張奐則欲廣恩，段熲則欲
極武。臣愚以謂皆非也。惟臣謂武賢之議非為國
遠計，冒危要幸以自利耳。此邊吏之常態。國之大
患也。臣謂充國之議有大焉。其說曰：帝王之兵以
全取勝，是以貴謀而賤戰。戰而百勝，非善之善也。
故先為不可勝以待敵之可勝。夫慮勝而戰，度德
而攻，可謂善矣。非全師坐勝之道也。不戰而勝，不
攻而取，此充國所謂善之善者。屯田是也。虜所保

者衆恃者地奪其田里則人畜失職而衆不保矣
購之以利則有罪者可得亡辜者可致此坐支解
虜之道也逸以待勞久以待變亡費而有備可謂
善矣臣猶以謂未也兵久則頓役久則怠內有盜
叛乘間之虞外有夷狄相因之變防患於未然收
利於將來有先王之意焉夫治外與內異譬之於
家盜在內攻之可也在外備之可也千金之子不
開門穴垣與盜爭死況於國乎臣故曰充國之議
是也漢居羗屬於三輔與民雜處而武備不脩將
吏不選擾以致怨利以啓貪以故數叛夫御失其
宜殺之則怨寬之則侮張奐不推其本而襲儒者

之弊以恩易武力窮則服利而復動一切苟安非
至計也段熲窮兵以盡敵此蠻夷相攻非中國之
政也王者之師務明善惡罪人得則畏威善人伸
則懷德二者各得其一臣故以謂皆非也以臣之
愚歐之度塞限以封略羈以恩信完聚繕守以待
其來則漢長無事矣臣聞王者之治夷狄自治而
已譬諸身焉氣血外強精神內守則屬邪不干本
虛末弛則風濕暑寒乘間而作惟其所致疾何能
焉其視夷狄若鳥獸然不足計曲直較得失備禦
之道因其盛衰來則撫之去則已之其來不怡其
去不戚外之也昔文王事昆夷武王通道九夷八

蠻大王去邠。宣王薄伐。至于太原。因時之宜。非異道也。太王諸侯之事也。上無王。下無伯。既不能拒。又不能居。是為道。宣王者。事也。拯民以去亂。武之經也。逐之盡境。以限內外。天之制也。如鳥之攫。如獸之搏。毆之則已。暴者為之。則覆巢熏穴。戮及麋卵。不可謂政。強則事之。文王是也。弱則懷之。武王是也。兩強不相下。則相傷。故下之以保民也。孟子曰。仁者能以大事小。樂天者也。智者能以小事大。畏天者也。樂天者保天下。畏天者保其國。夫樂天者與天同也。畏天者同于天也。高而能降。以無我也。大而能覆。以無物也。物我兩亡。君子之德也。以

身與人。則身重。以身與天下。則身輕。屈小以伸大。君子之事也。以大事小。以賢事不肖。先人後身。所以為至德。而賈誼以謂天子貢夷狄為倒。置此少年之氣。褊者之心也。故其論內則欲削諸侯。外則欲有事匈奴。以尊天子。其申韓之餘意乎。至其去國千里。則憂壽不長。一失其職。則涕泣以卒。無以自容。其能容匈奴乎。詩云。惟其褊心。是以為刺。誼之謂也。智有得失。材有能否。德則無不盡也。充國可謂智矣。而內徙降羗。令居循致後患。務便於近。而忘其遠。夫料敵決勝。誠非儒者之能見。微慮遠建。萬世之安。亦非武人文吏之所及也。臣聞禹伐有

苗三旬不克禹不以為耻舜不以為罪蓋德不懷則脩刑刑不服則明德君子固自反也德刑更用舜之政也自反而不責人舜之所以賢也以舜之政以益佐禹不能得志於有苗而兵家之書有必勝之術非臣所知也夫以禹益之智諸侯之師豈不足以一戰君子勝人不以力有化存焉化者誠服之也故曰滿招損謙受益至誠感神蠢茲有苗然則舞干羽於兩階又豈足以感人哉所以偃武而脩文也夫惟有德可以服人臣又聞柳下惠曰伐國不問仁人問且不及而兵家之書奮然自任欲一試之幸而不得則又以遺人是樂禍也故術

不可不慎臣願陛下循大禹之事服下惠之言而却兵家之圖書將不敵於天下而威行萬世區區之虜何足留聖意哉陛下幸詔愚臣敢有隱情不敏之誅惟陛下赦之

擬學士院試職策

問傳曰秦失之強周失之弱昔周公治魯親親而尊尊至其後世有寢微之憂太公治齊舉賢而上功而其末流亦有爭奪之禍夫親親而尊尊舉賢而上功二代之所共也而齊魯行之不免於衰亂其故何哉國家承平百年六聖相授為治不同同歸于仁今朝廷欲師仁祖之忠厚而患百官有司

不舉其職。或至於媮。欲法神考之勵精而恐監司
守令不識其意。流入于刻。夫使忠厚而不媮。勵精
而不刻。亦必有道矣。昔漢文寬大長者。至於朝廷
之間。耻言人過。而不聞其怠廢不舉之病。宣帝綜
核名實。至於文理之士。咸精其能。而不聞其有督
察過甚之。夫何脩何營。可以及此。願深明其所以
然之故。而條具所當行之事。悉著於篇。以備采
擇。

善言古者不知變習於世。故是以經物成務。而不
在於法義。此士之所患也。考古之道。御今之宜。故
明者不兩失也。夫明也自明也。故明於物。君子之
事。而學者懋焉。願效其愚。夫王者之政。遠近異宜。
貴賤異制。而其行之一也。一者政也。先王所以開
天下也。昔周公之作周也。典以經邦。國則以馭都。
鄙法以任官府。內建六卿以導其治。外建監牧以
齊其政。掌交諭其好惡。布憲逮其刑禁。正人察其
反側。行人書其逆順。協于朝覲。而考于巡狩。小則
訐士治焉。大則司馬討焉。方是之時。器不異量。書
不異文。行習有常。風俗大固。故曰夏尚忠。商尚敬。
周尚文。是之謂治。至於上失其政。而下擅命。國殊
治。而家異俗。故秦尚武。晉尚儉。而曹尚奢。衛失之
淫。陳失之荒。齊魯異變。而魯衛同歸。故曰天下無

道禮樂征伐自諸侯出是之謂亂夫親親無貴進賢保庸治典之八柄而太宰之職也廢一不可而齊魯各有行焉非所問也學者以論齊魯之於八柄各有隆焉非異道也是不然王者革命易姓變古振弊作為一代之法則隆殺焉有所以新天下也故虞氏貴德夏氏貴爵商人貴富周人貴親非諸侯之事也夫齊之強自桓公始舉賢上功管氏之政也逮晉之興而齊衰矣其事晉如小侯特屈強於魯衛之間耳而魯固暴於邾莒矣此無他地有大小人有衆寡非政得也隱桓之際兵行中國則常強矣國無其人能不衰乎春秋之際兩君不

葬諸相之盛其不奪者幸也由是論之齊未嘗不衰而魯未嘗不亂也世徒見其甲氏伐齊三桓弱魯以為親尊之弊不亦陋乎蓋漢之諸儒明不證理見周之衰而未聞其盛也喜為異說以自智或者有所傳矣而不能明也遂以前知其然為二之聖賢君子無取焉夫事有其官官有其人上下相維刑賞並用可謂備矣然而不舉者不考法於先王也是以其弊居之不知其任行之不知其分勇者自用懦者自棄久之則倦遠之則怨急之則詐緩之則偷賞而不勸刑而不變古今之公患也先王之治有政焉而非其本也其所本者化也政者

治之具也。為化以德，為政以禮，化以革之，政以行之。譬之田焉，化猶天道也，政猶人力也。人力至矣，而陰陽之和，雷風之動，雨露之潤，不時則不生，天道順矣，而種植之宜，耕鋤之功，不勤則不豐。天人相與而成歲矣。有化有政，而不舉者，又有刑焉。政以使君子，而刑以御小人。刑者，先王有之，而不敢先也。非所以待士大夫也。政化行而後刑可用也。是故政以佑德，刑以佐禮，而本未具矣。治之始也，道德既明，風俗既成，則刑設而不用矣。治之終也，夫不務德禮而用刑，是以小人使之也，而責其治可乎？先王明足以官人，而有禮以使之，有度以則

之。隆之以恩，論之以義，時考其績，而誅賞焉。可謂有其政矣。而其所以者，蓋有以先之也。正心以及身，正身以及人，先王之化也。化以導其內，政以齊其外，導之以德，則勇者安焉，懦者興焉。齊之以禮，則智者不敢先，愚者不敢後。此其所以寬而不苟，察而不苛之道。古之人有之，堯舜是也。昔在唐虞，明德以協百姓，考績以行黜陟，戒之以休董，之以威勸，之以九歌，申之以四罪，而庶績熙矣。此無難為。君與相懋之而已。故書曰：元首明哉，股肱良哉，庶事康哉。漢之宣文稱號仁明，有紀於後世。然未足以與此也。夫有其志者，有其事，有其事者，有其

功是以君子務其大志重其事而不有其功文帝
有可致之資而無欲治之意聞賈生之論則退避
未遑聞釋之之說則母甚高論所志亦苟矣是以
有仁心而非德也行其善而非法也好申韓而非
學也方內治安而非政也而一時之士又無其人
此漢之所以不振也賈生區區有是古之心而大
臣以謂紛亂諸事其大者既已曠廢矣盜吏出粟
賦錢數以百萬姦人乘傳周行郡國其小者又不
恪矣君子之學以成其志則志不可不先定也醉
酒者亂操刀者殺則有以使之也其學又不可不
慎也宣帝不好儒而喜申韓之書則其志可知矣

故其治以察為明以刑為義以律為法以賞罰為
政而文俗之吏都卿之位言飾人之文足成人之
辜故楊惲蓋寬饒以語言成罪趙廣漢韓延壽以
怨竊致刑君臣如此可謂刻矣雖然文帝之時匈
奴太強魏尚戰勝有功矣以移書一言之誤文吏
繩之以法則免官奪爵而罰作矣吏其篤於厚乎
地節之間王成以偽蒙褒賞而俗吏習為虛名欺
謾以避課至以不禁姦邪為寬大縱釋有罪為不
苛黃龍有詔張敞之議尚有考也吏豈稱其職乎
故曰未足以與此也夫以文帝之仁宣帝之智而
其治效如此蓋刑政之不足恃也世以文帝為寬

宣帝為察而不知兩君未嘗定其所尚也文帝有
仁人之心而學申韓則其所學害其政也故其議
刑未嘗不重聞釋之之論未嘗不輕者以其資之
仁也宣帝好察而起於民間知民之苦漢吏也而
行之以寬故其為治以安民為本桑嚴延年而用
黃霸于定國然有時而刻深者以其資之察也是
故德者治之本也可不務乎

學試策問四首

問孔子蓋各言爾志又曰言之不出耻躬之不逮
也言不遠志行不遠言古之學也願聞二三子之
志以觀德焉敬在下風

問河出積石行地萬里至趙魏而為患豈其勢之
然耶自禹治水更商周至漢而為患漢之後復無
聞焉至今而為患豈其時之然耶今自小吳之決
失其故道議者多矣或謂故道可復或以謂因其
勢而順導之二者何施可也禹之治水其事見於
書其理見於孟子諸君講之詳矣願聞其說以施
于今

問水旱有常數雖堯湯不能免而談以謂能為之
講也夫損上以益下非惠而不費之道而古語有
之三年耕有一年之食三十年計之則有九年之
水七年之旱無足憂者此其所謂備耶國家承平

百年之效。臻此其故何也。究觀古今儒者之論。富
之之道。無奪其時。今田里之民。以時耕斂。則其弊
安在。願聞二三子之說。以觀政焉。

問夷虜之為患舊矣。詩書所載。唐虞三代治外之
道。蓋可考也。惇德允元。而難任人。蠻夷率服。舞干
羽而有苗格。舜之事也。以國予人。太王之事也。以
大事小。文王之事也。通道蠻夷。武王之事也。薄伐
玁狁。至于太原。宣王之事也。其事同而治異。何也。
豈其時之異乎。擇於數者。孰宜于今。嚴尤以謂古
無上策。則數君子者。皆非也。耶。文王既聖矣。顧不
能順之而事之。何也。舜既能之矣。則畏乎有苗。何

憂乎蠻夷。猶夏耶。豈詩書所載。不可盡信。與二三
子以謂如何。

京東轉運司試進士策

問史稱汲黯之黷。而武帝以謂近古社稷之臣。何
其異也。黯固武帝所不悅。而敬禮不衰。不冠不見。
夫人臣而屈其主。何以得之。黯閉閣不事事。而所
臨三郡。皆以治稱。楚地益鑄。不禁。宜用。文吏以武
勝。而獨用黯。何也。淮南君臣。謂丞相可說。大將軍
可刺。而獨畏黯。黯不可說也。亦不可近乎。願聞其
說。

策問十五首

陳之為州舊矣而近歲以來以水為憂秋夏之間
四顧百里不見涯涘議者以謂浚八丈之渠達之
于淮可紓今日之憂而潁人不善也議者又謂潁
不與陳同利共患過為異論豈其然哉願聞潁之
所以不利以告有司而定其論

君子之道同而其所以異者人異師學異術也孟
子之學出於子思子思出於曾子莊子之學出於
田子方子方出於子貢荀子之學出於子弓子弓
者仲弓也揚子之學出於莊君平君平出於老莊
韓子之學出於子輿五家同出於孔氏而其說相
反孔子稱夷惠而子輿非之子休譽子方而毀仲

尼荀卿非子思孟子揚雲下老莊荀而尊孟子退
之謂荀揚大醇小疵而孔墨同道然則孟子拒之
非耶夫諸子之相非其相存耶而相違耶其屈人
而自伸耶抑亦喜攻人之短與不然其有說乎二
三子明於六經而通古今之志願有聞焉
政莫大於祭天地又祭之大者學者詳焉古者祀
天於南祭地於北王者臨之父母之義也國家三
歲一郊而不及地於是合祭焉元豐之間罷合祭
而議北郊之禮而未及行今復合天地於大壇而
禮官以為非欲脩方岳之祭而有司議其費然則
何施而可也其詳著之

孟子曰仁政自經界始經界既正分田制祿可坐而定也井田之法既失其詳而唐之制授以口分永業賦以租庸調號稱近古尚可考也夫時異則事異事異則法異為今之政其所先者豈亦經界也耶使如孟子之言則唐氏之制願聞其詳其戾於古與宜於今者其說有幾推而行之亦必有道吾子其毋隱焉

人生而善猶須學以成之故自唐虞三代國鄉黨家莫不有教而其教之道後無傳焉今自京師外及郡府皆置師弟子而又為之學以教宗子可謂盛矣夫世祿之家鮮克由禮謂其居之然也與

夫自奮問巷約身苦志明習世故者固有異矣則教之之道宜何先焉昔孔子之教先詩禮而成於樂而周官國子聽於司樂何其先後之戾耶二三子以為何如

士有志同而行異又有志異而行同故君子論其本也東漢之末天下之士危言高行忘生以正世而李膺為之冠卒至喪身破族而國隨之亡徐孺子隱身逃世默然自守以全其生行既不同志亦異趣君子何取焉二三子其詳言之

太史公之論六家班固之序九流知其各有所長亦各有所短也至荀卿之非十二子則咸無取焉

莊休之語道術又皆出於聖人其故何也烏有同
出於道而無一可取其違戾莫甚於此豈其固相
反耶抑亦各有在與折衷於經君子何取願聞其
詳
史稱相必曰蕭曹將必曰衛霍何佐漢信有功矣
參不事事荒酒無度而與之等夫守而不失庸人
之所能而稱賢何也青去病不學兵法以力取勝
如史之稱特天幸耳安得賢二三子講之詳矣其
著明之

韓非本道德而號刑名為說難而卒死之何其用
之異耶李斯自謂不及非使秦用之其所成就與

斯何如願聞其說

司馬遷稱子貢一出五國有變今考其詞反覆變
詐好戰從橫之士耳又稱好廢舉列之貨殖夫子
責孔門之高弟而其行如此遷之言疑不可信考
之論語以言稱而又譏其貨殖則遷之言不為妄
而孔子何取焉其明辯之

商放桀武伐紂書載其事伯夷叔齊扣馬而諫論
語賢之四人之行不同而孔子皆取焉是非不明
學者莫知所從孟子以謂伊尹伯夷皆聖人也而
其所為若是之異乎豈清任之行不同如此則其
所同者何也韓子曰若伯夷者特立獨何窮天地

巨萬世而不怨者也。夫以伯夷為是，則武王周公舍已而從人矣。以武王周公為是，則伯夷行怪矣。二者不得皆是也。至其耻食粟而餓死，豈真違世而取名者乎？二三子何取焉？昔之取士以行，後之取士以言，舉之以行則患其飾智而競利，試之以言則又患其不能行也。然則何施而可乎？今欲使天下之士行而不偽，言而能行，其亦有道乎？二三子其詳言之。孔子不居聖而亦未嘗與人也。伯夷叔齊賢人也。博施濟眾，堯舜病諸柳下惠，則降志辱身矣。而孟子以為聖，夫孟子學孔子者也。而其言異，何也？願

決疑於二三子，其詳陳之。

吏之近民，莫如守令。故選法尤謹，歷歲察廉，而後得進。宜得其人，反不稱所舉，其弊何出？其法何施而可也？古稱得人必曰漢唐，稱號循吏，所舉其何人？選用其何法？其明著之。

昔周公之為用，其致君成俗，則有德，其傳世遺後，則有政。政者法制是也。故周雖衰，有中材可以振起之，而不卒振者，無其人也。後之君臣相與成國，而一民功則多矣。至其為治例多草創，後無以守之，惟管子之於齊，房杜之於唐，雖闕於教化，而作為一代之制，則幾於周不亦善乎？夫文公敬仲之

法略見于周官國語其詳不可推究而世變俗移
恐亦難於行也而唐去今未遠其書具在尚可攷
也孟子曰經界既正分田制祿可坐而定則天下
之治莫先於地法而唐之制授以永業口分歛以
租庸調學者之所知也願聞其說而施之于今何
所因革推而行之以何道也其明著之

後山先生集卷第十七

後山先生集卷第十八

表

代謝西川提點刑獄表

惟蜀中之右地乃海內之上游家有刑書知而不
犯地為沃野富以無求囹圄屢空枹鼓幾困又安
周召之化寢成齊魯之風延見吏民間所疾苦諭
以寬大之意使無鞭朴之憂觀其歡欣見于眉宇
無以為報莫知所言中謝伏念臣賦命數奇與人
寡合以記誦之學起畎畝之中以刀筆之能供州
縣之役居無邑里之譽孰為先後之容况茲罪戾
之餘宜在棄捐之數因緣過聽蒙被誤恩備負理

官久出衆人之後奉使詔獄再為萬里之行明大
義以決疑無儒者之效奉三尺以從事有俗吏之
譏自知甚明人望何在豈期幸會復與選中用過
其能思非所望此蓋伏遇
皇帝陛下以神明之德當制作之期樂與諸臣慎
守成法明揚不次之位期致非常之人顧臣之愚
何以為報謹當竭犬馬之力收桑榆之功明慎庶
刑慰安遠俗以身許國不知蜀道之難視日近人
信有長安之遠

代賀興龍節表

四序運而歲成為地之統萬物備而聖作得天之

時敢忘事上之恭竊有增高之意恭惟

皇帝陛下當天受命繼聖承家性成堯舜之仁躬
行曾閔之孝鑒觀前載考古義以御今退託未明
順下風而問道方大冬之協律仍千載之膺期日
月清明光氣充塞庶邦有衆願效忠臣之心萬年
無疆請祝聖人之壽臣蒞官有守稱慶不遑永懷
盛禮之行更覺長安之遠

代謝賜曆日表

敬授民時永惟王事之本欽崇天道以協陰陽之
和凡爾有邦共承大賜恭惟太皇太后陛下以神
明之德成天地之能盡萬物同其仁與四時合其

信迎日推英極天地之至精叙事授方修治朝之
故事臣敢不以時宣政因歲考功庶寬水旱之憂
少道簡書之責

代謝夔路提點刑獄表

三巴之險雖天下之畏途一道之權乃士倫之高
選衆之所慕私以為憂謝竊以遠之則怨人之
常情寵至而憂士之深慮粗識事君之義豈敢辭
難熟聞長者之言不能無懼然臣忠有餘而智短
心益壯而力殫顧貪寵榮何以稱報重念臣術學
無以應敵容貺不足動人早以一經誤當公選晚
緣再黜幾失明時雖已往之莫追冀方來之可補

伏遇太皇太后陛下用地之道因天而行刑賞交
脩功過並用稍寬罪戾復在憫憐取其一日之長
付以百城之寄謹當益堅故意以濟暮年志輕萬
里之行身驅九折之險宣昭聖人之化期於無刑
輸竭老馬之能託于不朽

代謝賜恤刑表

皇心隱惻念及庶方天詔丁寧形於一札伏讀感
歎至於再三中謝夫以克謹常刑聞之在昔著為
故事方自本朝每於炎燠之時屢下寬大之詔輝
光四燭囹圄一空人自不寃刑由是措伏惟皇帝
陛下以不忍之心而行不忍之政當非常之事而

有非常之功。燕處清閒。不忘三木之被。體功施動。植尚懼一夫之向隅。誠意所加。孰不感動。德澤之下。無復過差。雖奉累聖之成規。實自一時之至意。臣職親訟獄。恭奉德音。實與吏民同深慶抃。

代賀冊皇后表

爰歷靈辰。肇脩內職。禮成一代。風動四方。中賀臣聞朝廷之治。本乎家。婚姻之道。正乎始。爰求茂族。用配哲人。龜筮協從。人神同福。恭惟太皇太后陛下。憂深廟社。謀及子孫。既成天德之剛。復脩陰禮之助。本支百世。寢被周南之風。壽考萬年。膺受天下之養。臣職當守土。世受懋恩。欣聞大禮之行。莫

預外庭之賀

代謝曆日表

君以民為心。既同其樂。人以食為命。必謹其時。爰舉舊章。以興嗣歲。中謝恭惟皇帝陛下。聰明好學。制作順民。生資堯舜之仁。躬行曾閔之孝。與天同德。固無先後之違。繼古成能。宜有始終之合。臣謹當布昭寬大。勸省事功。使無凍餓之憂。庶有涓埃之助。

代賀正表

行夏之時。正得三元之會。祝堯之壽。願同萬國之心。中賀伏惟皇帝陛下。勇智自天。光文協帝。仁而

博施盡日月之照臨聖而不居究古今之治亂徒見成功之速莫知藏用之微臣祇領郡章親逢聖旦建四三王之禮更深之嗟舉千萬歲之觴徒切封人之意

代賀安西川表

奉清廟之遺策還職方之故區恩賞並行人神共慶中賀竊以繼志述事孝之大原取亂侮亡古之常道既重譯之來享而小醜之弗賓金鼓一鳴山石四裂斷匈奴之臂告成太平之功藏郅支之頭永為夷狄之戒伏惟皇帝陛下勤於堯禹英類祖宗仁政而有勇功文德以立武事表四郊之道不

無萬里之行舉外廷之觴更上億年之壽

代賀生皇子表

甲觀告寧天為百瑞恩言周布歡動四方中賀臣聞聖則多男人之所祝冠而生子古以為祥恭遇昌期宜有昭報上以慰兩宮之念下以為萬世之基凡在寰區舉興善頌伏惟皇帝陛下聖神文武睿哲溫恭以天縱生知之資務日就默識之學內修法度煥然一代之文外服戎夷終見兩階之舞承列聖之丕緒方懷燕翼之思以百姓而為心宜有子孫之福益著思齊之聖更形既醉之詩十四月而生堯已有同德之兆千萬歲而壽武頌同庶

物之心

代賀生皇子表

吉月令辰是生元嗣榮光休氣昭示聖期天地合符華夷交慶中賀臣聞王者之孝以繼體為先人子之心以順親為樂惟時盛旦顯有體符

將主七廟之器抱孫弄稚祈奉兩宮之歡伏惟皇帝陛下以人為心視民猶子三刑設而未用五兵儲而不陳鳥獸蟲魚咸得其所山川鬼神亦莫不寧故得萬物之歡心而獲百順之顯福國勢定而加重人心安而益舒四海同聲豈特封人之祝三靈效祉不待高禰之求建昭代之盛儀弗從故

事第從臣之嘉頌莫效微材

代賀冊皇后表

龜筮協從古今同貫盛儀既舉休氣來臨中賀竊以三后興邦必有同心之助六朝成憲著聞積德之升惟關雎左右之求有思齊十百之報人有所仰邦其永昌恭惟皇帝陛下既聖不居持成如始攷圖數貢盡雨露之所濡緯地經天直陰陽之備位爰因誕聖遂建洪名德配二宗並有照臨之意功施四海居無怨曠之聲豈意暮年數逢盛事

代賀冊皇后表

功德兼茂禮命載崇慶自宮闈逮于寰海臣某

賀
竊惟母以子貴既三代之舊章位以次升乃六
廟之盛德惟紫庭之虛位更寶曆之累年雖聖念
退抑以未遑而天下屬望之有在嗣既自出天猶
不違爰歷靈辰茂膺大典恭惟皇帝陛下寅畏天
地弘法祖宗以義勝私出入詩書之府由今望古
度越周召之風爰興舉於盛儀用光華於聖旦室
家胥慶日月增明萬物順成氣得陰陽之備三靈
錫羨壽有岡陵之崇

代謝西川提點刑獄啓

祇奉誤恩至承重寄榮生意外媿見顏間方國家
有為之時乃賢智自效之日凡在選掄之數與有

太平之功惟茲庸蜀之郊限以河山之阻遠人異
俗未知勸禁之方下吏淺聞莫諭天人之際宜得
一時之士以為百吏之師如其少則賤貧古之愚
直記誦之學豈有異聞刀筆之材未堪大用奉使
五嶺才有去來之勞備負中部徒歷歲時之久勤
不補拙明過其情方虞譴詞敢意僥倖此蓋伏遇
某官人非求備物使得宜勞其萬里之行付以百
城之寄駑駘已老未忘阜樞之恩鷓鴣何知不識
鼓鐘之樂

謝徐州教授啓

四月二十八日蒙恩授亳州司戶參軍充徐州教

授者誤膺公舉所譽至情伏讀訓詞以榮為懼惟
士之于世如女之從人必待禮而後行將正身以
及國唐虞在上無自獻之八元魯衛之間有歷聘
之一老雖用捨之有在乃天命之適然苟非其人
則為亂俗若師道少則不敏老而無聞竊懷匹夫
不奪之心庶幾君子難進之節是古之學勤而無
功自好之文華而不實然賤而多藝乃孔子之不
為雖窮則益堅待文王而後作既所長之無取敢
有意於多求豈惟天幸之來辱在薦賢之數起於
徒步召以師儒慄股汗顏不勝愧畏爝火不息幸
依日月之光馬羣既空遂及駑駘之輩再念師道

羈孤百出度越千生方寄食於游從期轉死於溝
壑母子不保更懷喜懼之心夫婦相望限以河山
之阻惟茲五斗之祿足為十口之生追還妻孥收
合魂魄扶老携幼稍比於人飽食煖衣少緩其死
捧檄以喜知毛義之有親倒道而行顧主偃之已
老此蓋某官仁而徧愛明以有容為國求才與人
同樂顧羣能之畢用憫一夫之向隅方施咳唾之
餘已戴丘山之重德無以報徒懷犬馬之心命苟
乘時願效鈇刀之用

謝再授徐州教授啓

中臺絕望邈加天漢之光孤宦易危慄若秋霜之

肅方去留之未定。顧聲聞之不遑。逮此踰時。復伸
故意。昨緣知舊。出守東南。念一代之數人。而百年
之幾見。間以重江之阻。莫期再歲之逢。使一有於
先。顛為兩塗之後。悔又謂中山之相。仁於放麕。亂
世之雄。疑於食子。惟其信之既篤。所以行之不疑。
豈意妄傳。遂煩公議。方衆言之成市。雖百虎而可
疑。賴日月之並明。而仁人之在上。深知曲折。公賜
保全。憐其母子之窮。還以斗升之祿。原恩有自。攬
涕無從。願為執鞭。喜有逢於晏子。期之異日。報不
後於字缺二

答諸先輩啓

伏審先輩興賢

待問明庭。深推災異之原。論

著古今之效。惟義所在。可舉而行。歷皇覽以興嗟。
褒嘉言而賜第。魁梧竒偉。究見忠臣之心。深切著
明。更觀儒者之效。惟此得人之盛。莫居吾黨之先。
作者七人。遂空冀北之野。傳之千載。復聞泗上之
風。辱在游居。與有光寵。既竊之自。又當盛禮
之臨。感服無忘。敷陳未既。

代答馬狀元啓

狀元先輩。祇承明問。顯効至忠。拳拳有愛君之心。
豐豐明當世之務。遂更帝覽。明被官思。擅一代之
風聲。聳四方之觀聽。諫而見信。寧懷小祿之私言。

之非難更成大儒之效豈期厚貺先辱吉音向德之心非書可既

代賀門下蘇侍郎啓

顯膺明制登進東臺賢能所居位望加重成命四達衆言一同竊以帝者不難於待任而難於知人君子不患乎富貴而患乎所立上之為賢而下不異明之所善而實與同故邪正不亂而用究其能終始如一而人不失望不有君臣之合孰明治亂之分恭惟其官行法於身成言於德名在三君之列行為萬世之師方其在布衣之中已有經天下之志對嘉祐之問則刺切明主議熙寧之法則違

逆權臣人之所難行而甚易事之未效職其當然故身雖窮於江湖而望已在於廊廟遂膺大用顯有丕功人欲未克

非年而化已如漢相之言三揖而升遂正商衡之任其繫官汝頴阻賀庭門實與斯民不勝至願

賀兵部蘇尚書啓

入侍邇英出司武郡成命一下歡聲四來竊惟八座之崇以待二府之選章帝之眷郅壽豈惟詞藝之工文宗之用贊皇亦為登進之漸昔存故事號為美談尚書侍讀以俎豆多聞為軍旅之事以道德之老備師傅之官偃革脩文尚須伯益之贊拜

章歸道益隆。桓氏之風，遂挽洪鈞，以綏四海。周登魯衛，深為政事之同。晉用崔溫，或為前後之繼。公望如此，私心與同。致慶以還，執事而候。

代荅南京留守平待制啓

試守東州，初無善狀。奉使西道，信有誤恩。被聖訓之丁寧，奉明詔之寬大。惟此八州之衆，存更連歲之凶視，凋瘵以興，嗟顧闋迂而無術。莫寬愛顧，徒積兢慚。留守待制，學以明家，行為世法。隱然天下之望，蔚為君子之儒。比事屬詞，名出漢廷之右。愛民憂國，政居良吏之前。方此有行，未遑致問。不圖貶損，遽辱褒嘉。喜懼不勝，筆舌難盡。

賀亳州何侍郎啓

移節近藩，歷辰授職。封疆相錯，民素熟於寬仁。條教既頒，吏究知於深厚。風聲四出，耳目一新。恭惟知府郎中國之老成人，之師表。聰明好古，博極天下之書。簡易無華，洞是胸中之美。詩高而無上語，少而中微。好士得古人之風和，而有別為政無當時之譽。去則見思，恐坐席之未溫。即鋒車而賜召，相俟旬日。復見富民之稱，壽考百年。益隆洪興之德，某登門未久，辱顧已深。豈期三折之餘，復失二天之庇。臨書惆悵，徒切傾瞻。

代賀鄆州呂侍郎啓

祇奉皇俞併伸顯命復宗途之故步分將鉞之新
威凡在庇庥舉深欣幸伏惟某官百年華胄一代
偉人政事蔚乎無前文武惟其所用公忠亮直綽
有先進之風愷悌清明簡在名臣之數既踐更於
中外益昭著於聲猷果當新政之先重委東方之
寄恐坐席之未暖即追鋒而賜還輿望所同濡筆
以俟薰風戒候視政攸勤望為廟朝更加調護

謝正字啓

帝者居尊舉要因任以責成為官擇人作新以續
故必須養之有素然後求人非難恭惟祖宗之遠
猷創為館閣之清選由二府之共舉開數路以博

收不為常負務在多得給太官之上膳假四部之
異書加以其年孰不為用凡百年名世之士莫不
由是以興而一代致平之功其原蓋出於此名雖
文學之選實為將相之儲尤難其人可稱此舉如
其材非適用實不追名徒以生逢文武之興夙被
父師之訓粗於翰墨小有專勤誤蒙摛匠之詳隨
在勝流之數每深惟於弱質又自絕於仕途本願
下鄉歿有善人之號豈期暮齒名玷薦賢之中粗
蒙一命之微已致七年之廢方睿在之有作而公
道之大行乃於斯時復與此選頭童齒豁敢辭乳
媪之譏聞淺見輕但畏金根之謬顧惟忝冒有愧

情願此蓋伏遇某官樂育英材修明前政以水鑑
之平而邪正洞照以湖海之量而細大畢收憐其
衰殘借以光寵老馬伏櫪不忘萬里之行弱羽衝
風敢期百發之中感幸之至但切下情

謝胡運使啓

為吏經年以身待察既免譴逐復加薦論顧無一
日之長猶有二天之覆當善而懼豈人所能竊惟
甚愚莫宜于世一從底仕皆異所聞閉門自守則
人以為高事上盡禮則衆目其異動而得謗語輒
忤人顧一世之數竒辱衆人之譏笑自省如所入
謂斯何此蓋伏遇運使大夫以高世之能當東方

之寄乃倉廩空虛之後而水旱流亡之餘召和氣
以致祥收人材以報國謂拔十得五而可得其半
故匿瑕含垢而以求其長致此下愚乃有至聽施
而無報見君子之用心得于不求全匹夫之素志
謹當勉以不逮行其所知庶及後車之塵無累知
人之目

賀人及第

試藝中程造庭賜服永作鄉閭之觀豈特交游之
光其欽承不遺先辱貽問其為感幸莫盡意言

代祭曹令文

嗚呼我昔與子同僚共好無從不鞭有美必詔晝

而。同。遊。夜。則。更。造。忘。形。脫。俗。肝。膽。相。照。來。必。解。帶。
寒。必。著。帽。逐。涼。負。火。一。飯。百。饈。鳥。鳴。于。春。秋。魚。可。
釣。車。馳。卒。奔。兩。使。交。道。討。論。古。今。攻。堅。接。要。是。是。
非。非。窮。極。至。到。有。無。却。辱。焦。口。燦。貌。落。筆。抵。几。又。
驚。以。笑。間。以。五。字。有。唱。斯。報。駸。駸。逸。足。度。謝。超。鮑。
我。以。喪。歸。子。復。來。吊。哀。我。病。老。且。拊。且。膏。有。求。弗。
厭。無。得。不。效。以。子。之。故。煙。不。絕。竈。謂。子。之。賢。宜。顯。
宜。耄。如。何。不。良。一。病。不。療。過。我。而。北。曾。不。我。告。舟。
人。有。云。追。不。及。旋。一。觴。千。里。寄。此。號。叫。情。邪。文。邪。
孰。得。而。料。

代春祭羣神祝文

春祈秋報。國有常典。爰歷靈辰。敬供祀事。風雨時
至。百穀順成。惟神之休。民之望也。

代春祭羣神祝文

天災時行。雨雪為虐。上憂勞東方。爰下赦令。施德
宥罪。以當天心。復詔守臣。致命羣祀。神其鑒之。有
當上意也。

代郭氏焚黃文

故事。天子祀享天地。同休諸臣。施及存沒。某年以
散郎竊位于朝。與有追榮之典。自衛尉少卿中大
夫。三告子弟。其所以褒郭氏之意。甚寵既藏于家。
又焚其副書。以追錫於地下。則天子孝治之道。亦

已至矣。顧惟不似，何以及此。惟是先大夫之餘休遺澤，積厚流長，故能生享其祿，歿受其報。則天之報施，善人不為不至也。故敢以告。

鄉人祭張殿直文

負山之下，有隱人焉。行脩于鄉，而名昧于世。豈君之澤，而人之蔽耶。世不識君，蓋視其子，亦教厥孫。又葬以禮，有銘于石，以播厥美。使孫子如君，則不已。國人之思，莫以送之。

祭歐陽文忠文

祭尚德而報功。三代以來，共之。頴故有學，而置師弟子。負講試如法，蓋自公始。頴之為州尚矣，而良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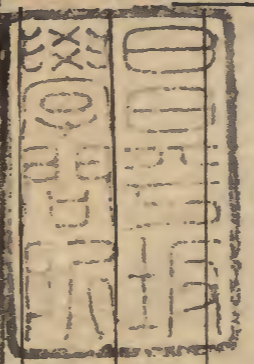
士大夫生而善其俗，歿而祭于學者，亦莫宜於公。翼亮三聖，出入十年，建明大策，以康社稷。是宜配食清廟，而絃歌之。豈特稱一邦，而慰一鄉之思哉。師道承命為吏，有列于學。授事之初，敬修故事。

頴州祭佛陀波利文

惟歲之初，雨雪間作。吏失其職，而為民憂。徧于羣祀，不承其休。顧惟其窮，敢以禮請。大士哀其不辜，報以如願。天地開霽，三辰粲然。蠶桑以時，穀麥布野。前守蘇某，以聞于朝。請以大士之所居，為先梵寺，以侈民之敬心。月既晦矣，吏其變之。惟大士之天服妙求，施且不得寧。復有報而禮有所謝，不敢

不供

後山先生集卷第十八



後山先生集卷第十八

十五

黃海道觀察使為催從事粘連牒呈是去

照驗施行須至開者

右
開

